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易箋卷二

詳校官宗人府府丞臣竇光鼐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高中

謄錄監生臣王元愷

易箋卷二

直隷大名道陳法撰

上經

☱☳

隨元亨 隨剛來而下

利貞无 柔動而説隨

咎 大亨貞无咎 有功

初九官有渝 官有渝從正

貞吉出門交 吉也出門交

有功 六二 有功不失也

而天下隨時　係小子失丈　係小子弗兼
隨時之義大　夫　六三係　與也係丈夫
矣哉　丈夫失小子　志舍下後五叶
隨有求得利　也隨有獲其
居貞　九四　義凶也有孚
隨有獲貞凶　在道明功也
有孚在道以　孚于嘉吉位
明何咎　九　正中也拘係

五孚于嘉吉　之上窮也

上六拘係之乃從維之王用亨于西山亨與享同

隨亦否卦上下二爻之交易也初上爲上則成說體上來爲初則成震體動而合乎人情則人皆說從是以元亨然或違道干譽邀結人心則其咎大矣卦之

二五正而且中則貞而无咎矣否泰言往來往者消也故惟陰陽消長之卦言往言來餘卦只言上下或言來而不言往此卦又須與歸妹對看此動而說故其辭吉彼說而動故其辭凶當其可之謂時動而說則合乎時之宜矣本義從王肅本隨時作隨之隨時之義作隨之時義

卦以動而說為隨我動而彼說是以人隨我而言文則以我隨人而言彖合二體而言故元亨无咎文以

各爻之位言故有吉有凶内卦坤靜剛下而為震震動也動則變渝而有所隨官如心官之官耳目之官亦曰官然在外者也惟人心在内為身之主隨則心之動也隨之始也隨而誘於勢利陷於邪僻則凶矣惟自守以正則吉此以所隨之事言其出門而交則必事賢友仁乃有切磋之益不然則比匪之傷矣此以所隨之人言同人之出門同人貴无私也此卦出門只作隨字看出門而隨獨居又何隨乎艮為門初

在門內故戒之二應五而近比初應正而比之情私應遠而比之情親故係初則失五大傳所謂或害之也自古聽細人之言而違老成之謀以及於敗者多矣初在下位卑為童僕為小子三雖與初同體而容比於四則舍初從之矣以陰隨陽亦不為失陽實陰虛其隨也有所求也陰陽之情合則求而得矣然三不中不正以相比之私而隨隨而有求已失其正即有所得能保其永好乎惟居貞而不妄有所求則吉

不然則凶故君子正已而不求於人也四居大臣之位在上下之間承上之命從民之欲或以容說而邀寵榮或以䄍擭而干衆譽即不求而獲如上之賜下之獻上名雖近正亦凶道也葢大臣當以道事君正已格物隨而有獲其義凶矣然又非必執拗也惟有獲而隨則不可耳若其上下交孚以誠相信於上非曲從於下非干譽而皆在於道而吾之所以決其從違者又皆深明乎利害得失之數而不敢苟如是

而隨則將順其美好惡同民又何咎乎有獲泛言非專指獲三也蓋人情易動於利則詭隨而失正四以剛居柔故戒之九五與二以中正相應志同道合相得益彰非苟同也何吉如之上六辭雖繫上而義原於五上處隨終别无應與惟九五之是從九五陽剛中正非有邀結之術蓋其德澤入人之深而人心説誠服依之如父母於其所往追隨不舍反若九五拘繫之而不能離乃於其所至之地相從而維之不忍

去也此隨之至也昔者太王之遷岐當患難之時而民之從者如歸市王乃因人心之說從定居於岐下而祭享於西山所謂明德以薦馨香民和而神降之福遂以開八百年之基隨之時義豈不大哉互艮為山而兌在西卦又互益益之辭曰利用為依遷國亦有其象

澤中有雷隨君子以嚮晦入宴息

雷動也而在澤中時之静也而澤又有虛明之象君

子嚮晦入宴息靜虛之中而動之理亦自在矣

☶☴

蠱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後甲三日　蠱剛上而柔下巽而止蠱　蠱元亨而天下治也利涉大川往有事也先甲三日

初六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厲終吉　幹父之蠱意承考也

九二幹母之蠱不可貞　幹母之蠱得中道也

九三幹父之　終无咎也裕父之蠱往未

後甲三日終　蠱小有悔无　得也幹父用

則有始天行　大咎　六四　譽承以德也

也　　　　　裕父之蠱往　不事王侯志

見吝　六五　可則也

幹父之蠱用

譽　上九不

事王侯高尚

其志

蠱本泰卦初上二爻之交易初往為上遂成止體上來為初遂成巽體夫隂陽之氣欲其流行交易則无愆伏此卦陽止於上而不降隂伏於下而不升則上下不交凡物隂氣之伏於内而无陽氣以散之未有不蠹蝕而蠱壞者也故曰巽而止蠱既已蠱矣而又曰元亨傳第曰天下治究莫明其所以元亨之故也曰彖固已言之矣所謂涉川與先甲後甲是也傳固已釋之矣所謂往有事終則有始也卦之艮巽既已

蠱矣无可言矣然天下之事與天下之物凡蠱壞者必從而更新之當此之時以人事而言皆若有奮興之志氣當往而有事以濟乎險難而人事必符乎天行一治一亂天之運一終一始天之行若亂不復治終不復始則乾坤幾乎息矣故蠱則必元亨也曷言乎先甲後甲自漢以來或以支干或以圖位不知東北西南惟坤蹇解升彖有明文未可泛解諸卦夫辭因象繫象在卦中豈可卦外求象象外釋辭蓋此卦

上四爻艮震反對下四爻兑巽反對震反為艮而陽止於上巽反為兑而金尅夫木所以蠱也事之終也循環往復天道也艮反為震木生於春兑反為巽木長於夏終則有始也卦象也五行惟木為蠱其雕落滋長生意消息為易見故曰天之行也艮陽之終震陽之始兑隂之終巽隂之始故恒之震巽亦曰終則有始震巽皆木故言甲河圖不言五行而文圖言之故文周繫辭言甲言庚三日以爻言天道如是人事

亦如是故蠱則必亨蠱之終則有始天行也巽之无
初有終人事也然在天則氣化之自然而在人宜盡
乎人事之當然故曰往有事也風雷為益木道之行
山風為蠱木道之止止則蠱矣而卦互震止不終止
又上四爻有虛附之象巽為風而互澤利涉之象
諸爻取父母之義朱子謂前人已壞之緒是也然必
卦有是象蓋乾坤者衆卦之父母卦本泰卦因初上
二爻剛柔相易遂成蠱卦由泰而否也幹前人之蠱

者非異人任故諸爻皆以子言幹者楨幹築室之具作室者父子相承之事詩曰築室百堵其繩則直縮板以載巽木也繩直也互兊亦仰巽卦之下四爻二陰附二陽其具也有大過之象焉有小過之象焉互震上動下入其事也上四爻中虛有墉象初六蠱之初乾為父而剛上為上爻退處无位之地柔下而承之遂成楨幹之象巽順也諭親於道以柔承剛恐拂其意故寓有子如此則將順匡救不顯其親之失考

之所以无咎也豈不終吉乎蓋其意在乎承順其考而不敢自遂也九二不可貞不宜固執之意夫事理之正者貞也然有時執理之正而已拂親心是先不得於親也而可乎故雖貞亦不可執苟无大害於義者亦當曲從之其甚不可則或姑徐以俟之幾以諫之以俟其聽從可也傳故曰得中道也卦惟二五相應故獨取母象以剛承柔故戒之九三重剛故有悔然當蠱之時非剛不能勝任故小有悔而无大咎四

則以柔處柔裕寛緩之意築墻者緊束其繩而堅築之寛鬆則觧幹蠱者勤敏則事集怠緩則隳安能慊於心乎六五柔而得中有調劑之美而无更張之迹不獨葢前愆而且有令譽傳故曰承以德也然則三之有悔亦過用其才也上九居卦之外不事其事者也天下未有子不事家事惟國事則或不在其位不當其任且子位无有在上者惟臣有事外之象故變子道言臣道上九不當仕事之位有不事王侯之象

上當蠱之終亦當蠱之極無可幹者蓋極重不可反之時雖有善者亦无如之何矣上九居无位之地蕭然事外豈否之所謂不可榮以禄者耶陽剛在上其志不屈傳故曰志可則也蓋上九居卦之外當蠱之終其時與位然也其郭泰管寧之流亞歟不然人紀莫大於君親而垂訓莫先於忠孝未有以不事王侯為高者也諸爻以父子言然臣子一義家國一理上爻獨言不事王侯然則下五爻其義可通於王事即

二爻言母似不可通於父不知並可通於君夫易虛象也人臣亦安能盡得剛明之主而事之孔子之獵較孟子之於齊宣皆是也是故大臣有調劑之苦心而无婞直之淺節宋明之臺諫非无直聲然沽一時之譽不顧事理之安或激人主之怒釀縉紳之禍而小人反得乘而擠之國事亦因以大壞皆不明於不可貞之義也

山下有風蠱君子以振民育德

蠱壞者由於惰窳廢弛其浸淫蠹蝕生意將絶山静而无為坐受其敝所以蠱也有風則能鼔動亦能長養君子觀之處凋敝之餘發號施令有振興其民而培養漸涵使之生意暢遂所以治蠱也

䷒

臨元亨　臨剛浸而長　初九咸臨貞　咸臨貞吉志利貞至　說而順剛中　吉　九二咸　行正也咸臨于八月　而應大亨以　臨吉无不利　吉无不利未

有凶　正天之道也　六三甘臨　順命也甘臨
至于八月有　无攸利既憂　位不當也既
凶消不久也　之无咎　六　憂之咎不長
四至臨无咎　也至臨无咎
六五知臨　位當也大君
大君之宜吉　之宜行中之
上六敦臨　謂也敦臨之
吉无咎　吉志在内也

臨之義玩彖傳以剛臨柔也一陽之反則來復於內二陽則侵長而出臨於外陽貴而陰賤陽明而陰暗故為臨說而順卦德也剛中而應二五也大亨以正二陽在下而應上皆得其正也此釋臨之所以為元亨利貞也陽之方長也其勢暢遂和氣協應則陰氣潛消天道如是於人事何獨不然乎至於八月有凶舊以否觀遯言否只七數觀无凶義月卦起於漢人未可據以解經然周正數之亦合夫文王演易於羑

里當商之世豈遽改其正朔而三正通用自古而然言八月如云七日只以爻畫數之陽自初長至乾陰生至遯共八畫故曰八月也如詩豳風亦曰一之日二之日易日言月者復陽長故言日臨以陽之消言故曰月傳言消長皆以陽而言今日之長者即異日之消者也長則臨而亨消則遯而凶盈虛消長亦天之道也是故天道有盈虛而聖人於易以卦畫陰陽之消長擬之所以戒也天人一理也世之治亂家之

興廢亦猶是也然則長之必消天道人事一也又何所致力乎曰四時往來氣化之消長治亂循環世運之消長皆陰陽之消長也故聖人以之比擬然在氣化者天道之自然在世運者則與人事相為依附故聖人於易每致其扶陽抑陰之意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書曰惠迪吉從逆凶有盛有衰者天運之消長持盈保泰者人事之維持安在長之必消然聖人必豫為之戒者蓋於長之時而知

其有消之幾辯之於早而培養之於其素則人定勝天厭乎其可維持於勿替矣豈徒言其必然一任其自為消長而无所事於人事之補救乎

彖以剛臨柔主下二爻言然地高於澤有相臨之象故周公爻辭又以上臨下而言則六爻皆臨易中彖爻往往各取一義下兩爻位在下卦為上所臨也咸感也聖人於咸卦已分明註釋矣諸爻惟此二爻與上卦相應故曰咸也臨不相感則上下隔絶但感之

須以其正耳凡下以陰柔應上之陽者多不正不吉
臨以陽剛應上故初曰志行正也二則得中所應者
六五故吉无不利傳曰未順命也未字衍葢二應上
以剛中所謂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道也天道即命
也命即理也在下位者諂而援上多不安命九二守
其中正之理既不失之矯激亦非有所逢迎順帝之
則而已感之以正者也天之所與者正也人之所助
者順也吉无不利矣六三說主在下卦之上亦臨下

者也失其中正以勢位為樂所謂酣豢於富貴者識卑而志滿又何利乎既憂之无咎要其終而言卦為剛浸而長兊為說體故曰甘於其既也剛長而為乾惕則知所憂而不驕咎不長矣四居上臨下柔而得正亦有平易近民之意與下卦相比地澤相際臨之為道貴近而不貴遠近則情意可通利害可悉故曰至臨故傳曰位當也人君之職莫大於知人六五虛中以下應九二所以吉也諸家皆作如是解但卦坤

而非離傳曰行中之謂也則所重者在中舜之命禹曰允執其中是人君之德莫大於中舜之大知以其執兩用中耳惟其知之是以行之是知臨者就六五之得中而贊之也大君之宜孰過於是柔非君道所宜以其得中故為宜也上六處臨之終地勢坤而能載上六坤體之全故曰敦臨夫天生民而立之君承以大夫師長使司牧之非徒以勢位相制也必如地之於澤以厚德載之容保无疆地之環於外者不鶩

不崩然後澤之畜於内不溢不涸是臨御之者無非容保之也故曰志在内也高而不危滿而不溢不亦吉乎不然徒以貴賤之勢畏服之驅使之未有不成土崩瓦觧之勢者亦安能長保其臨乎

澤上有地臨君子以教思无窮容保民无疆

地中有水已取容民畜衆之象澤上有地渟畜淵涵君子以之廣其教澤其憂深慮遠如千頃之陂久而不涸天下後世之人涵濡其中率循其教皆有以即

乎天理之安而免於人欲陷溺之危其澤豈不宏遠乎

䷓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　大觀在上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下觀而

初六童觀小人无咎君子吝　六二闚觀利女貞　六三觀我生

初六童觀小人道叶他口也　闚觀女貞亦可醜也觀我生進退未失

化也觀天之 進退 六四 道上同也觀國

神道而四時 觀國之光利 之光尚賓也

不忒聖人以 用賓于王 觀我生觀民

神道設教而 九五觀我生 也觀其生志

天下服矣 君子无咎 未平也

上九觀其生

君子无咎

自上觀下曰觀自下觀上亦曰觀大觀在上大者陽

也指二陽而言二陽為下四陰之所觀仰下順則景從乎皇極上巽則體察乎民情中正以觀天下以九五一爻而言也以中正為觀於天下所以立蕩平正直之極以中正之道觀天下所以化偏陂反側之私盥而不薦有孚顒若聖人以下觀而化釋之蓋齊莊中正聖人非有為而然自下觀之而見其然也盥而不薦如云篤恭如云恭己垂裳蓋借宗廟中盥而未薦此時此際之肅穆莊敬以形容齋戒以神明其德

之氣象耳无時不然不可沾滯承祭時說如是則不賞而勸不怒而威下皆顒然仰望如北辰之居所而衆星拱之皆敬德之潛孚也不字作未字看非既薦則誠意便散但薦則屬之一事如中節之和未薦如未發之中氣象最可觀也天无言而時行物生天之神道也聖人不言動而民敬信聖人之神道也以聲色化民形也至德之感孚神也故曰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其在詩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

王萬邦作孚惟其有之是以似之非文王孰能有之非文王孰能言之卦重象艮廟之象九五王乃在中也

六爻之義四陰取下之觀上上二爻取上之觀下初六卑微去上也遠自最下而觀上如童蒙之无所知識小人伏處安耕鑿之常所以无咎君子當觀國之光故吝也六二雖與五應然觀不取應而取近二去五亦遠如自內而觀外所見依稀惟女子無非無儀

職在中饋觀宜內而不宜外六二爻位皆隂柔而中正女子之貞也中互艮二在門內有闚觀之象然女子之貞而非丈夫之道也故傳曰亦可醜也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况大觀在上不能出門而交親師取友以廣其見聞成其德業以近天子之光而安於固陋淹忽終身遂與草木同腐不亦悲乎故易以童觀闚觀為小人女子之道有志之士其自待當何如也六三處上下之際邦有道而貧賤固可恥然在

我之德未充而冒進以圖富貴力小任重鮮不蹶矣是亦恥也故量而後入不入而後量觀我生觀我之所有也如果有猷有為有守堪為時用則進不然則退而自修未可冒進也如是則進退合於道矣自上之養士者无方取士者无法士之貿貿然而進者干祿焉耳非有所挾持也一旦失勢則鬱鬱而退進退无所據失道甚矣三在内故曰觀我又處上下之交故曰進退六四進而觀國之光者也陽明陰暗四上

近於陽如履君子之庭而觀其禮樂文章之盛王謂九五五以中正之道觀天下陰在下而四獨在坤上有才德出衆之象而客比於五五所尚也是以利也古之選士皆曰賓興不曰臣而曰賓以其始進而言也九五自上以觀下凡政教號令皆自我出故曰我生果能合乎君子之道乃可无咎傳曰觀民也凡我之所生无非施之於民五方之風氣不同必合乎人情宜於土俗忝酌盡善而不執一已之見乃為合乎

君子之道此就上而言也上九觀之終至是而可觀其成矣其生指下之三陰而言或耕鑿之餘鼓腹而歌或仁讓之俗比戶可封采風問俗皆觀其生以自考也如其皆合於君子之道則无咎矣夫君子以一身為億兆之君師不忍一夫之不獲然祁寒暑雨難釋怨咨遐方殊俗豈盡從化故曰志未平也此聖王所以不自滿假也此就民而言也觀之終也

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

風行地上无遠不被五方之風氣不同先王省方問俗觀民設教因地制宜則聲教四訖矣

䷔

噬嗑亨利用獄

頤中有物曰噬嗑噬嗑而亨剛柔分動而明雷電合而章柔得中

初九屨校滅趾无咎　六二噬膚滅鼻无咎　六三噬腊肉遇毒

屨校滅趾不行也噬膚滅鼻乘剛也遇毒位不當也利艱貞吉未

而上行雖不　小吝无咎　光也貞厲无
當位利用獄　九四噬乾胏　咎得當也何
也　得金矢利艱　校滅耳聰不
貞吉　六五　明也
噬乾肉得黄
金貞厲无咎
上九何校
滅耳凶

噬嗑以象言有物間於頤中必噬而嗑之乃亨也夫聖人之於物无所不容豈必介介乎求去之至於間之為害若頤中有物則必不可留利用獄又以卦爻卦德卦象言傳已詳之矣剛柔分則是非不至於混淆動而明雷電合而章則刑威不至於妄用柔得中而上行明在上則情偽盡燭柔得中則寬而非姑息用獄者在上位之事卦之上四爻剛柔雖不當位如卦之才則利用獄也

周公爻辭皆本文王名卦之義噬嗑亨蓋噬嗑有亨之道情與理一也无有不合有不合者有物以間之去其間則合矣合則亨矣亨者通也間去則彼此之情意感通而无間矣由一身以至於天下國家莫不皆然此噬嗑之義與其用也利用獄指其一事而言如利見大人利涉大川之類蓋獄詞互異必有間之之故隱伏於中反覆研究得其間而去之然後兩造之辭合情罪相符而爰書可定卦德卦象皆於治獄

為宜故曰利用獄非謂噬嗑即專言用獄而去間之道非用獄不可也夫人倫之間骨肉之際其間皆不能无非刑獄可得而施者間遂不可去乎恃刑威以去間亦何其无術也是故周公爻詞概言噬嗑之義乃鮮易者見彖有利用獄之語而上下兩爻又取屨校何校之象遂謂六爻皆言用獄則是間非刑不可去且言見大人者六爻即專言見大人言涉川者六爻即專言涉川乎是不可通也又如豫言建侯行師

矣爻未嘗言建侯行師也然則上下兩爻之義何居

予曰此亦以噬嗑而言耳以一卦之象而言只九四

為頤中之物周公爻辭則中四爻皆為頤中之物被

噬者也上下兩爻噬物者也凡卦於初上二爻多取

全卦之象此卦初上二爻如未能噬物而反為頤中

之物所撐拄上者不得下下者不得上无由噬而相

合故取象於校校有噬嗑之象而卦又有兩校之象

上校一陰一孔下校二陰二孔校而在下則足為間

於中如屨校滅趾也校而在上則首為間於中如何校之滅耳也爻多以上為首下為足其位然也夫至於屨校滅趾雖云小懲大戒而當前之獲罪安得无咎乎夫易之取象亦擬諸其形容耳如以為事實則乾胏乾肉金矢黄金皆為實有其事與物耶凡噬物者上不動而下頷動屨校滅趾如能噬者之有所制而不能動耳故傳曰不行也夫在下位有噬物之具而有所制而不行於義為无咎矣下震為足中互艮

為止有其象噬物者而在下或有所制而不行在上則肆其貪殘矣利令知昏傳故曰聰不明也凡噬物者未有不反為物所噬者也宜其獲何校之罪也離互坎為耳見離目不見坎如何校而滅耳也傳於夬亦以聽明並言蔽塞而無所聞知聽宜聰而不明也卦以去間為義然恣其齧齧噬為害大矣上下二剛為噬之用故周公於此二爻反若甚惡乎其為噬也六二爻位皆柔有膚象六三外柔而内剛有腊象九四

二柔附於一剛有胏象六五外柔内剛以其柔中故曰乾肉柔不如膚剛不如腊也曰膚曰腊曰胏曰肉但取頤中之物耳既為間則宜去故諸爻皆无咎而四以剛且吉以初剛噬二柔入之深也艮有鼻象三才柔而志剛勇於噬而慮其不勝以爻之柔遇位之剛為其所梗故曰遇毒九四陽剛擬其物則為乾胏以爻之才則為金矢以其剛直之才去難噬之物加之以艱貞罔不克矣四以剛居柔若隱微之間稍有

瞻狗則失其光大故曰未光而惟艱貞則吉六五離本乾體黄為中色故曰黄金夫噬乾肉而得黄金似為甚易而猶存惕厲葢間雖宜去而吾所以去之者亦不可太過亦不可輕忽乃為合乎中道傳故曰得當也離為乾卦故四五言乾凡此不獨獄為然人情之有所間隔而求去之皆是也其間有大小則去之有難易又如與人論事各執意見窮理而有所扞格皆是也易故无所不包也

電雷噬嗑先王以明罰勅法

内明而外斷豐之所以折獄也上明而下斷噬嗑之所以立法也明其輕重之罰而勅之以為可守之法以斷天下之獄而无所不合矣

☲☶

賁亨小利有攸往 賁亨柔來而文剛故亨分剛上而文柔 初九賁其趾舍車而徒 舍車而徒義弗乘也 六二賁其須 賁其須與上興也

故小利有攸往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九三賁如濡如永貞吉六四賁如皤如白馬翰如匪寇婚媾六五賁于丘園束帛戔戔吝終吉

永貞之吉終莫之陵也六四當位疑也匪寇婚媾終无尤(叶於其)也六五之吉有喜(叶許既)也白賁无咎上得

上九白賁无咎　志也

文質之為用久矣然不可相勝而貴得中故剛之文柔柔之文剛所以相濟也以文而言陽明而陰暗以質而言陽實而陰虛凡物之文皆虛而麗於實者也故剛文柔柔亦文剛卦本泰卦上二兩爻之相易柔來文剛内虛而明文之著見故亨剛上文柔明有所止其光甚近故小利有攸往君子所恃以成天下之

務通天下之志者實而已矣文其外飾者耳如威儀文詞雖不可少而非其本也天文也之上王輔嗣本有剛柔相錯四字今註疏中所載輔嗣註亦有此四字天文人文夫子即賁之義而推廣言之凡文皆剛柔相錯而成日月星辰之經天雲霞之班布山川之流峙五采五色之張施凡有文之可觀者无非陰陽剛柔之交錯未有一物而能成文者也此自然之理也天文也聖人制之為禮儀威儀服物采章周旋進

反尊卑上下之等殺截然而不可踰所謂文明以止人文也觀日月星辰之經天盈縮伏逆可察四時之變觀人文之有秩序制為一代之禮可以化成天下之風俗此賁道之大也

卦之象火在山下其光甚近文明以止故各爻皆有斂抑之義凡卦初上二爻多以全卦取象下卦柔來文剛文在内而外篤實初九又居下如賁其趾其文不顯柔文剛則剛為質初九陽剛得正守其質素深

自韜晦舍車而徒安其在下之分不敢自炫傳曰義弗乘也為下不倍之義也震為足下二爻有履象離之初亦言履坎為車初在下弗乘之象六二柔而得中得正其文釆之著見由中而達外如須馬有自然之文而无所矯餙上互頤二處其下柔之文剛也故曰須也明體而陰爻如須之文亦僅矣卦之取象於人身有以全卦論者有以各爻論者初在下為趾卦之上四爻互有頤象二在其下即為須也傳曰與上

興也上為三之剛須附於頤文附於質之義非質則文无所附麗矣三則離之全體明之極文之外著者也柔文剛三在二陰之中故賁如濡如文之盛也文不過乃得其正故戒之以永貞下卦剛為質永守其質之正而不溺於浮華則吉也傳曰永貞之吉終莫之陵也言終不使文之得過於質也六四舊說謂四欲賁初而為三所隔於義无取夫賁不取相應象傳只取二上兩爻交易為義於初四无涉也坤體篤厚

四以柔居陰有守其質素之意剛上文之故曰賁如而四惟守其質故曰皤如翰白也乘馬亦白依然質素之意四之篤厚當賁之時而尚質似為戾于時矣傳故曰當位疑也然文不可過也四之尚質非矯異也國奢示儉適相調劑焉耳又何尤乎互震為馬四重陰故曰白寇只妨害之意非盜也互既濟為婚媾五近上之陽為其所賁然柔而在中質素自守不樂紛華終不失其本來之面目如賁于邱園其文僅

美邱園閒僻之地凡都邑多文而鄉里則多樸束帛亦文美而戔戔則其文菲薄隣於陋矣為可吝也然寧儉毋奢是以終吉艮有邱象卦之中虛有圃象卦本坤體剛來文之坤為帛卷其兩端而三束之卦之隂陽相間有其象傳曰有喜也以約則鮮失也上九所謂分剛上而文柔也以文加於質如繪事之後素如忠信之人可以學禮非踵事增華也甘受和白受采文有所施而易為力上之斮以得志也周公制禮作

樂以文治天下而賁之文未嘗侈於文也文之盛如三則戒之以永貞質之過如五則許之以終吉雖有車馬幣帛而弗敢炫也而終之以白賁之无咎聖人之意可知矣故雜卦傳曰賁无色也繁文其周之衰乎

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

山下有火其光燭物故可以明庶政然明之所及者近所見終屬恍惚故无敢折獄

䷖

剝不利　剝剝也柔變　初六剝牀以　剝牀以足以

有攸往　剛也不利有　足蔑貞凶　滅下也剝牀

攸往小人長　六二剝牀以　以辨未有與

也順而止之　辨蔑貞凶　也剝之无咎

觀象也君子　六三剝之无　失上下也剝

尚消息盈虛　咎　六四剝　牀以膚切近

天行也　牀以膚凶　災也以宮人

六五貫魚以宮人寵无不利　寵終无尤也

上九碩果不食君子得輿小人剝廬　君子得輿民所載也小人剝廬終不可用也

陰之剝陽也自姤而已然也若知其能剝陽而有以制之厥乎不致有剝膚之災不曰剝剛而曰變剛見

其剥之以漸而人不知也當否之時小人道長君子道消猶以君子小人對言若剥之時君子之道消垂盡故只曰小人長也所以不利有攸往而卦亦有順而止之象順天之行止而不往也卦義即在象中葢否可休也亦可傾也惟至於剥則所謂雖有善者亦无如之何也君子雖切於救世然胥溺而无益亦所不為也是故虚者消之盡息者盈之機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所以順天之行也然則治亂之運其天

乎曰天未嘗不顧治也人不能順乎天之理則天之氣數反為所拂亂天亦无可如何是故消息盈虛君子小人互為消長天反因人為轉移周子所謂天乎人也何尤若夫亂極則治此則天運之循環然則治者天所開亂者人所成也

剥之取象於牀其義最精夫陰之剥陽也凡歷五爻亦豈能遽進哉皆由在上者溺於晏安耽於逸樂如燕之巢於幕上安寢酣睡而不悟馴至於剥膚而已

无及矣夫小人之鄙陋處牀下而不以為卑污其陰賊險狠伏於幽隱切近之地而難測觀於此而小人之情狀亦露矣坤為地艮在上有其象小人長則害君子否猶曰不利君子貞剥則蔑之而已足滅則牀覆傳曰滅下也去其輔之者也剥之象為牀巽亦為牀巽之牀二陽剥則只餘一陽矣辨則去膚一間耳由足而至於辨亦非一朝一夕之故矣由牀上者之安寢而不覺也傳故曰未有與也與讀為去聲言陰

之所以浸長以在上之陽處高而不事事聽其滋長
而若未有與於其間焉耳六三於羣隂之中上不比
四下不繫於同體之二隂獨與上之一陽相應是當
剥之時而獨於君子有維持調護之美不與小人黨
同伐異於義為无咎也爻辭多據卦名説剥之猶言
剥之時耳若謂剥隂非卦義也初與二猶曰蔑貞至
於四則无貞之可蔑人主孤立左右前後皆小人也
直剥及於膚而已傳故曰切近災也剥之極也六五

互坤柔順得中有后妃之象正位中宮領率羣陰統御君所陰之美者也卦互重坤妻道也臣道也確有其象故繫之詞小人能改行易慮以事其上則轉禍為福其黨亦將順從之在乎一念悔悟之間耳然千古終无悔悟之小人而聖人亦終不絶小人以遷善之路也故曰无不利傳曰終无尤易亦未嘗不為小人謀也魚陰物羣陰在下有貫魚之象上九一陽止於上為下之羣陰所剥一无所為而猶有空名之存

如碩果之繫而未見食此爻變則為坤然是一陽也
即藏於坤中反而為復聖人取象於碩果其義最精
其膚已剝矣而其膚中之仁則有更生之理生理無
斷絕易之所以不窮也陰陽消息无間可容亂極之
時而已有治之機剝之時而君子已有得輿之象不
獨自載民亦得所依歸國賴君子以存小人必欲盡
害之國破家亡是自剝其廬而无所依千古固无善
終之小人也坤為輿一陽在衆陰之上得輿也卦又

有廬象

山附於地剝上以厚下安宅

山以地為基地厚則能載山邦以民為本本固則邦

寧

䷗

復亨出　復亨剛反動　初九不遠復　不遠之復以

入无疾　而以順行是　无祇悔元吉　修身也休復

朋來无　以出入无疾　六二休復　之吉以下仁

咎反復　朋來无咎反　吉　六三頻　也頻復之厲

其道七　復其道七日　復厲无咎　義无咎其久切

日來復　來復天行也　六四中行獨　也中行獨復

利有攸　利有攸往剛　復　六五敦　以從道他口叶

往　長也復其見　復无悔　上　也敦復无悔

天地之心乎　六迷復凶有　中以自考去九

災眚用行師　叶也迷復之

終有大敗以　凶反君道也

其國君凶至

于十年不克

征

復有亨之道以剛自上而反也陽至健也方仲之氣无有阻礙之者故曰出入无疾反入也長出也一陽復則由是而臨而泰諸陽皆復朋來无咎決其將然也姤者隂之長陽之自内而遯於外也至於剥則隂極陽生復者陽之自外而來返於内也隂陽往復亦

天運之自然然亦只一氣之自為消息消於上即復於下故曰反復其道復為剛長如人心之復乎天理其往也何不利乎剛反以一陽之復而言剛長言自此而長也七日如震如既濟皆以少陽之數言八月亦少陰之數但剥復臨遯皆以陰陽消長言純坤六畫至復而七故曰七日純乾六畫陰長至遯為八故曰八月若月卦之說起自漢人亦即所謂天行也復其見天地之心天地以生物為心非程子見道之真

不能及此朱子亦曰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得之以為心者是復之一陽即乾之元也萬物之所以資始也故貞下起元或曰陰陽氣也以為元可乎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有是理然後有是氣氣之已消者往而不復矣而生生之理則不息有是生理然後陽氣復生所謂復者固一陽之氣而所以復者則不息之理有理則氣自生非假既消之氣為方息之氣也此易所以為天地鬼神之奥也人之心即天地之心无

有二也人能自見其天地之心即所以事天也豈在遠乎聖人特指以示人最為親切舍吾心何處更求天地之心非此心之復亦何由見吾心天地之心乎或曰若是則與佛氏之明心見性何異曰彼之所謂心所謂性乃虚靈之妙吾儒所謂天地之心乃一團生意所謂仁也釋氏正緣不見天地之心故認賊作子耳且彼一見之而遂已吾儒所謂識其端而存養擴充之正有事在豈可比而同之乎

復者陽來復也故諸爻皆指下一爻而言不遠復消
於上即生於下顔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
行則不至於悔也此所謂未達一間也六二柔而得
中密比於陽復之美者也彖言天地之心而文傳言
仁是天地之心即仁也下仁也仁人心也心生道也
即下之一陽也二柔而得正得中密比於陽有依仁
之象所以為休復也六三與陽相間矣然與陽同體
而在内卦日月至焉者也有失而後有復失之三亦

復之三所以為頻復也夫人心出入无時非存養之密則屢得屢失不能純一終不能為己有所以厲也然其復也愈於放而不知求者矣於義為无咎矣周子曰至易而行難果而確无難焉此學者所宜自勉也六四在羣陰之中獨與陽相應正如人心放失之久而一念憬然復乎天理由其中心之所明者而行獨從乎道而不為舊染之所汚傳曰以從道也亦以一陽而言也所謂道心也文有語意分明而不言吉

凶者甚多未可以為疑也所謂復者復於陽也二比之三同體四應之皆復也五遠於陽矣而此一爻之義則又因下四爻而言敦復如敦化之敦无有間斷也非敦復不惟獨復不可恃頻復者愈危即不遠之復亦將入於頻復之危矣故必敦復然後无悔然其敦復與否葢存乎一念斷續之間其存亡出入有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者故傳曰中以自考也諸卦或以上爻終一卦之義如敦臨敦艮是也此卦上爻

有迷復之象復非敦復其義未盡五既坤體柔而得中又互重坤與下卦相連故於五言之夫復者善利之間聖狂之分人禽之界故聖人不憚致其反覆丁寧之意學者所宜三復也上六去陽最遠以全卦而論則一陽伏於羣陰之下如人之天良雖未嘗泯滅而蔽錮昏塞之甚迷於復焉者也傳曰反君道也反悖也違也人心以理為主宰陷溺於物欲迷而不能復乎天理則志不能帥氣理不能制欲肆意妄行猶

乎人欲之私滅乎天理之公人心反爲主而道心反聽命矣非反君道乎大則有災小則有眚无適而可也凡彖文有以一二事言者有其本意已盡復以一二事言者如女貞吉利建侯行師勿用取女此以一二事言也如噬嗑亨利用獄咸亨利貞取女吉包蒙吉納婦吉謙之利用侵伐此本義之外復以一二事言也此爻迷復凶有災眚已盡本爻之意而卦象凡有震坤者多言行師故又以行師言八卦相錯皆可

對曰雷出地上為豫故利建侯行師雷在地下為復故不利行師微陽初復正如亂離之後民氣稍蘇宜保境息民生養休息以待元氣之復乃好大喜功欲用震疊之威求復疆土未有不敗亡者幸而茍全亦成衰弱之勢不可復振凡事如此以其大者言之迷復之甚者震為輿羣隂在上輿尸之象坤為十數凡卦初上二爻皆以全卦取象自下而言為一陽反於羣隂之中自上而言為一陽伏於羣隂之下有其象

故繫之辭何氏楷以行師以下皆為假象以喻心不能制衆動狥物欲必致喪天君夫易之象假物者甚多若行師建侯取女之類謂以其事之類推之則可謂盡屬喻言則恐未然如謙之征伐非文傳有征不服之語亦必另作一解矣復之義周程互異朱子所謂所指地頭不同也周子以通復相對言不妨另作一解程子所謂動見天地之心者葢復處便動又為於静中之動方見天地之心又程朱論復卦之義先

後不同程子與蘇季明論未發已發以旣有知覺為動引復卦明之朱子謂未曾知覺甚事但有知覺何害其為靜養觀說則曰方其未發必有事焉是乃所謂靜中之知覺復之所以見天地之心也却與程子之說合此朱子未定之說也中庸致中和或問以程子以知覺為動引復卦為不可曉而謂至靜之時但有能知能覺而无所知所覺為純坤不為无陽之象論復卦則須以有知覺者當之其義為精矣葢至靜

之中但有知覺之體而无所覺所知之事此周子所
謂靜而无靜太極之所以涵動靜也若復則對剥而
言如人心放失之餘一念警省而天理已呈露矣程
子之意葢以季明言觀言思言求則其知覺全屬動
而非靜中之動故以復卦言之又古人讀書觸類旁
通不執一義若學者以程子之説深自體驗則不必
放失之餘不必感物之際而所謂天地之心者亦无
時不可作清夜之觀矣夫復之一卦直接虞廷精一

危微之旨天地之心即道心也文傳復就人心而切指之曰下仁也更為親切分明矣

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皆安靜以養微陽也推之他事可知

䷘

无妄元亨利貞其匪正

无妄剛自外來而為主于內動而健剛

初九无妄往吉

六二不耕穫不菑畬

无妄之往得志也

不耕穫未富方味叶也

有眚不　中而應大亨　則利有攸往　行人得牛邑
利有攸　以正天之命　六三无妄　人災也可貞
往　也其匪正有　之災或繫之　无咎固有之
眚不利有攸　牛行人之得　也无妄之藥
往无妄之往　邑人之災　不可試叶申之
何之矣天命　九四可貞无　也无妄之行
不祐行矣哉　咎　九五无　窮之災也
妄之疾勿藥

有喜　上九

无妄行有眚

无攸利

无妄之義朱子兼取史記之説葢漢儒多作无望諸家或專主一説或兼取而牽合之皆非也玩彖爻之辭已明列兩義而分言之皆因卦之有是象也何言乎分言之也傳不曰天之命乎臨曰天道道則无有不正者也命則有義理之命有氣數之命大亨以正

天命也匪正有眚者亦天命也以理而言在天則大象所謂物與无妄也在人則程子所謂動以天也利貞如泰之利君子貞也以氣數而言所謂眚也災也疾也亦天命也禍福之來皆降自天有為之致之者有莫之為而為莫之致而致者如雷之忽然而降於天正如世俗所謂青天霹靂是也此皆氣數之適然匪正命也然天亦何容心乎是亦无妄也此彖意也傳亦分别言之其曰大亨以正天之命也正命也天

命不祐匪正命也剛自外來而為主於内以卦象言坤本静也外卦之乾交於坤遂為内卦之主動而健其動也直毫无私曲合乎天理之公其亨也天命之正也若其匪正則有眚不利有攸往矣凡人妄動而有眚則宜更改若既已无妄而所遇非正命而不我祐則亦安之而已若又生趨避之念而妄有所往反為妄也又何之乎天命其可逃耶反言以詰之以見其不必行也語意正與泰之勿恤其孚於食有福同

程子雖无邪心不合正理於義最精楊維斗因之有雖誠亦錯之説然觀彖傳天之命也即曰其匪正有眚是皆以天命而言辭因象繫是以有反正之辭

初九无妄之主爻也无妄之初所謂不為不欲初心也程子所謂動以天也如是而往何不吉乎六二得中得正心无妄動者也凡人求其利則為其事為其事則計其功皆妄也若不耕則亦不計獲不菑則亦不計畬胸中空空洞洞一無所為所謂无為而守至

正如是則其有所往也皆理之所當為而非有所為而為不計功謀利而自无不利矣非一无所為也若謂不於耕之時計穫不惟添出字句且耕未有不計穫者也懼其鹵莽而報余也若謂不耕而求穫是妄希逸穫也若不耕而穫亦无是事是人事可廢也固知不字當一氣串讀天下雷行耕菑之時互益為耒耜互艮為止動而止有其具而不用之象傳曰未富言陰虛不富不宜妄有所求也釋文辭則字之意六

三所處不中不正故來无妄之災如行人得牛而災在邑人古人償同舍之金解駕車之牛又足較乎坤為牛而伏於外卦又互遯坤為邑而剛自外來震動於内有其象九四正當心位内外皆无應與吾心之實理可貞固守之而不失矣又何咎乎傳曰固有之也言此理之為所固有宜守之而不失也九五陽剛中正反已无虧偶有横逆之來亦聽其自起自滅又何傷乎若從而調停之反為妄也如人血氣和平本

无有疾偶感四時不正之氣然元氣充足客感旋消可不藥而愈若又投之以藥是疾爲无妄之疾而藥亦无妄之藥也无妄之藥豈可試乎震爲驚懼爲災眚在下言災上无位言眚五言疾貴賤之辭也五與震體之六二相應似不无沾染而乾體至健非陰私所能累如雷之忽起於天下不移時而自息於天體固无傷也上九雖无妄而處非其正與下震體六三相應故行而有眚彖傳曰无妄之往何之矣无所之

其道窮矣卦惟五上二爻適與下震之二陰相值故五有疾而上有眚孟子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夫所謂順受者盡其道焉耳行險徼倖反或陷於危亡如文王之於羑里孔子之於陳蔡天命之窮演易絃歌聖人亦安之而已若謂過於无妄夫无妄既為實理實心豈慮其過也凡人之有妄也皆惑於利害得失之數必如初之矢念即得其正二之不計功謀利四之固守其正即五與上之有疾有災眚而亦不為所

動乃為无妄之至葢在我自盡其道則雖有不正之命而我已得各正之命故无妄立命之學也

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

震陽之動生意之發舒而生理與俱无妄者誠也元之資始也茂字貫下宏也廣也對也準也順也時行物生天既與之以无妄矣先王裁成輔相順時長養使如陽氣之發舒无不暢遂宏其參贊之功也

大畜利　大畜剛健篤　初九有厲利　有厲利已不
貞不家　實輝光日新　已　九二輿　犯災叶將侯也
食吉利　其德剛上而　說輹　九三　輿說輹中无
涉大川　尚賢能止健　良馬逐利艱　尤也利有攸
大正也不家　貞日閑輿衛　往上合志也
食吉養賢也　利有攸往　六四元吉有
利涉大川應　六四童牛之　喜叶許既也六
乎天也　牿元吉　六　五之吉有慶

五𧶼豕之牙　也何天之衢吉　上九何天之衢亨　道大行也

畜止也聚也止而後有所畜聚也陽性發散有所止於外然後有所畜於内也大畜對小畜而言以巽順為畜畜道之小以艮止為畜畜道之大畜之大利於正不正則反足為害不家食不獨享其有也剛健乾也篤實艮也浮動則虛偽艮止則篤實健則不息篤

實則能載如是則積中發外自有輝光發越之盛日進於高明光大之域而其德日新矣惟日新而後所畜之大卦有離明之象此夫子先發明卦德以畜聚言也能止健以尚賢而言是自止其健也人之健而不知止者以其自賢也惟尚賢然後若无若虛不矜不代三陽之盛而退處於一陽之下君子尊德樂義不欲上人此自勝之為強所以為大正此釋利貞之義也不曰健而止而曰能止健健而止需也止健畜

也此以畜止言也畜又為畜養陽大也君子也賢也
所畜積者大非徒自奉也當推之以養賢則得賢人
交輔之吉矣不然畜積雖大而所養者非其為害可
勝道哉能養賢而賢人聚於內亦畜之大也如舊說
是有所畜者之必干祿也三陽畜於內而外卦互頤
有其象是畜有三義利涉大川亦健而止之義凡涉
川者緩行則无事風利不得泊行雖健往往有事健
而止不自恃其健而必進也此涉川之利也同人應

乎乾乾行也大畜應乎天時行而行時止而止舟之行健而御舟者常有止而不敢輕進之意往往視雲物風勢為行止故曰應乎天卦有此象故繫之辭傳兼言畜聚畜養文只以止健為義初在下未進也陽性健欲進也艮阻在前有厲也故戒之柔之止剛其辭緩剛之止健其辭危九二剛而得中自止不進如脫輿輹而不行異乎小畜之為四所止也乾為車為圓有輪象中文為軸承輹二與五應上五兩爻有

輹象中間一陰輪在下而輹高懸為脱輹之象故小畜言於三而大畜言於二自止不進故曰中无尤也九三重剛如良馬之逐必進者也然絶塵而奔恐有銜橛之虞艱貞而日閑輿衛庶乎利有攸往所謂終日乾乾也乾為良馬卦互大壯勇於進者也上卦艮止車雖馳驟而御車者時謹持銜勒則可无虞故曰上合志也六四六五两爻之義程傳精矣梁山來氏乃謂天下无噬人之豕而引埤雅以牙為杙謂繫

豕於栈也不知牙與角類也天下亦豈有觸人之牛有其具即能傷物若豕而繫之亦安見其以柔制剛之妙用乎惟以童牛為初說者謂四止初五止二其取象未宜且初與二已自止其健四五二爻只繫言以柔止剛之道毋庸分屬或曰聖人之治天下如奕者之占得先着此言極妙聖人化天下之頑梗使不為害豈非可喜可慶之事乎小畜婉轉求合大畜以義制之而已卦互離為牛如頤損益之言龜也艮為

童牛乾為首陰兩歧角也一陽橫其上牿之象艮為黔喙之屬豕也互頤有牙象位剛文柔豶豕之牙也牛柔順豕剛躁四五之位異也上九畜極而通陽之往也如天衢之空曠无所隔閡何字之義程子以為衍似於語意未完或以為何校之何吳草廬引詩何天之龍解之於義難通作喜訝之辭為得益畜之久而一旦通達情見乎詞也且文辭如小畜之何其咎睽之往何咎則何字亦常語毋庸生別解也

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小畜動而大畜止動者德之見於外止者德之畜於中德性君子所自有然必尊聞行知然後日進於高明光大之域不然則德孤矣天在山中日月之光華風雲雨露之化施山皆得而有之君子之於古訓亦猶是也

䷚

頤貞吉　頤貞吉養正　初九舍爾靈龜觀我朵頤亦

觀頤自 則吉也觀頤 龜觀我朶頤 不足貴也六

求口實 觀其所養也 凶 六二顛 二征凶行失

自求口實觀 頤拂經于丘 類也十年勿

其自養也天 頤征凶 六 用道大悖也

地養萬物聖 三拂頤貞凶 顛頤之吉上

人養賢以及 十年勿用无 施光也居貞

萬民頤之時 攸利 六四 之吉順以從

大矣哉 顛頤吉虎視 上（叶辰羊）也由

眈眈其欲逐逐 頤厲吉大有慶也

六五拂經居貞吉不可涉大川

上九由頤厲吉利涉大川

頤之一卦諸家皆拘牽文義故失彖爻本義頤者養

也養之道非一端而惟正則吉不正則貪邪雖得養豈能終吉聖人設卦觀象觀頤之象陽實陰虛虛者須有物以實之而其道則在於自求而不可求於人農工商賈皆自求也士之食祿於君雖得之上然有常職以食於上亦自求也下動而上止頤之象也動而後得所養未有坐食者也動於內而止於外自求也聖人所為觀象以繫辭也傳曰觀其所養觀其自養謂觀其所以養之之道在於自養也二句串說上

句只虛説若以所養自養分言則與傳意不合自求則小人自食其力君子受禄不誣所謂貞吉天地聖人推廣言之傳例也

卦有龜象陽實陰虛初九陽明伏而在下如靈龜之咽氣足以自養而初為動主上應於四舍已而妄求如見人食而望分其餘是凶道也人各有心思才力若憂勤惕厲則大以成大小以成小皆有可以自贍之具乃苟安怠惰妄希逸獲於他人其凶可知矣自

初上两爻外皆言顛拂諸家於二四之顛頤既无所分别拂經拂頤亦不分曉拘文牽義遂使文理難明不知顛頤同而爻位不同拂經與拂頤義亦有辯當分别觀之也中四爻陰皆賴養於陽六二以上而求養於下為顛以上養下如損上益下常經也今以上而反賴下之養既為拂經若往求於在上之陽則非正應上下之位懸絶為非分相於失類凶矣益不自求而求人於上於下无之而可也夫拂經者不過拂

乎養道之常經非拂頤也諸家拘於顛拂二字遂以拂經為拂頤欲以屬下三字為句不成文理矣艮有卯象故曰于卯頤大抵中四爻二當與五對看三與四對看尤為分明初位畢二比之求食於下為拂經五位尊上頤主五比之求養於上亦為拂經既非正應徒以相比求養非常道也三與上應為求養於上此拂頤也四與下應受養乎下此顛頤也以隂陽之相應言三與上相應然以不中不正之道求養於上

以其相應也則妄求之心未有已也不知其大悖於道也故持此之堅至於十年亦勿用无有攸利也深戒之也六四之顛頤雖與二同然二與初同在下卦徒以相比而求養於下則為拂經四在高位治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義也又為正應如惟正之供米邑之入非无藝之征雖顛頤而分所應得養正則吉也而六四以柔居柔復得其正又艮為止體雖在上有威嚴之勢而不敢逞其无涯之欲其取民也有制緩

征惠下用之有節而斂之有時如是則不惟吉而且无咎其取象於虎視者初位卑下民之象四位高自上臨下有威嚴之象凭在上之勢何欲不得何求不遂乃其視雖耽耽而其欲則逐逐逐逐者有漸而不驟如俗云逐一逐件有條而不紊雖取於民未嘗苛急病下愈見其威而不猛高而不驕九家易艮為虎虎常蹲踞艮止亦坐象有坐視耽耽之象坐視而不動耽耽而不噬艮象也傳曰上施光也施如施於有

政勿施於人之施夫上之取民有制而留其有餘於民其所施為光大矣此六四之義也若以四之顛頤與二之顛頤一吉一凶若難分別遂生另義恐非爻之本意六五居尊位而不能自養比上而頼其養其拂經與二同要惟居貞而制節謹度不為无厭之求則順理以從上而吉矣五與二同為拂經而五有居貞之吉者五位尊上為頤主故也已尚頼養於人則當守常而不可涉險希兾非分矣不惟不利於義亦

不可也上九一陽在上而為下羣陰之所仰戴制田里教樹畜下所由以養天下由我而養衆母也一夫不獲時予之辜厲可知也然而吉矣廣土衆民澤可遠施何慶如之故傳曰大有慶也人既皆由我而養則可同心共濟矣五不利涉大川而上利涉大川者五積衆陰於一陽之上有積重之勢宜其陷也上以一陽綱領羣陰卦有舟象又有風帆利涉之象故繫之辭凡卦之上爻多不當任事之位而頤反為由頤

者以陽實陰虛也卦惟上下二陽下有供上之賦上
有養民之政也觀爻之意皆發明彖辭自求之義故
曰知者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
山下有雷頤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
言語飲食養德養身之切務也動而止之象也
䷛
大過棟　大過大者過　初六藉用白　藉用白茅柔
橈利有　也棟橈本末　茅无咎　九　在下叶後五　也

攸往亨　弱也剛過而　二枯楊生稊　老夫女妻過
中巽而說行　老夫得其女　以相與也棟
利有攸往乃　妻无不利　橈之凶不可
亨大過之時　九三棟橈凶　以有輔也棟
大矣哉　九四棟隆　隆之吉不橈
吉有它吝　乎下同上也枯
九五枯楊生　楊生華何可
華老婦得其　久也老婦士

士夫无咎无　夫亦可醜也
譽　上六過　過涉之凶不
涉滅頂凶无　可咎也
咎
大過過乎剛也四陽積重於中兩端无所附麗有棟
橈之象如人之過乎剛則不近人情其勁直嚴冷皆
非世俗所能任受是以所如不合棟又在上則下之
承事者亦難矣本末舉兩端言夫人之行已固貴於

剛若剛而過與世多忤安得亨也故必利有攸往可以通行而无滯乃亨何以能利有攸往如卦之才是也剛雖過而中內巽順而外和說如是則利有攸往乃得亨也彖亨在利有攸往之後傳如乃字其意可見是卦之才正所以裁抑乎剛之過以救棟橈之失也處是卦之理即在是卦之中高明柔克棟之所以不終橈易之所以不窮也君子有時為大過之行其時則然也若事事求過則非矣然過而合乎中非義

精仁熟者不能也夫子所以歎其時之大也或曰棟橈何以不言凶也曰橈與隆對非折也但下橈而未上伸耳舉而升之棟无恙也故利有往乃亨不往則委之於地矣如卦之才則往而利矣行字衍

卦之中四爻為大過上下二陰只以卦象而言白茅只取陰柔在下之象藉者以柔承剛之象上之四陽重累並疊積重過剛之勢承之以剛其能勝乎以柔承之庶可无咎巽為白茅陰物有其象九二互乾為

老陽上兑爲女妻剛下柔則得女妻於上遂生稊於下陰之滋陽也陽枯則燥如剛躁之人得柔順者輔之情意相孚則有剛柔調劑之美而无過剛之失傳曰過以相與老陽兑説一過剛而一過柔故能有相資之益下一陰有稊象九三當大過之時處重剛不中之位太剛則折又在下卦爲棟橈之象傳曰不可以有輔也如人剛愎自用豈能聽人之言卦不言凶而文言凶者位不當也九四在上卦居一卦之中有

棟隆之象又以剛而處柔為不過乎剛則高而不危矣然與初應在上位者固不可過剛而无輔亦不可惑於隂柔而二三其德也故戒之以有它則吝九五與九二同為枯楊二為老夫五為士夫何也卦為大過以陽之過盛而言則為太過之過中二爻是也故為棟以陽之就消而言則為已過之過二與五是也故為枯楊枯楊之下近本為宿根為老陽為老夫枯楊之上近末尚有新枝晚春飛華故曰士夫巽為老

婦柔下剛則得士夫於下遂生華於上陰之溢陽也
陰陽之情老得於少故士夫反為老婦所得生稊在
下故於二言之陽之滋於下也生華在上故於五言
之陽之洩於上也凡陽氣之將盡反升於上其根脫
也即其當前而論陰陽之情相得亦何咎老婦士夫
又何譽然垂盡之陽暫有發生之象發於外則竭於
内矣傳故曰何可久也上六以全卦之象而言乾為
首兑為澤有其象過涉至於滅頂罔克濟矣其義則

朱子以殺身成仁擬之是矣葢所謂大之過焉者也

易言吉又言无咎言凶亦言无咎是吉而有有咎者

矣故小人亦吉大之過求其是而已雖凶於義為无

咎矣卜筮者言吉凶咎之有无決之於已之心而已

豈問龜蓍耶然則易不但為卜筮作也彖文諸象皆

以況人事非虛設也

澤滅木大過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无悶

澤滅木而木立而不偃隱而不見君子處亂世不隨

俗波靡至於遯世而无悶非剛之甚者不能也

☵☵

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　習坎重險也水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維心亨乃以剛中也行有尚往有

初六習坎入于坎窞凶　習坎入坎失道凶也

九二坎有險求小得　求小得未出中也

六三來之坎坎險且枕入于坎窞勿用　來之坎坎終无功也

六四樽酒簋貳剛柔際

功也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用大矣哉

坎窞勿用　六四樽酒簋貳用缶納約自牖終无咎　九五坎不盈祇既平无咎　上六係用徽纆寘于

也坎不盈中未大也上六失道凶三歳也

叢棘三歲不

得凶

是卦當先明坎險之義然後彖爻之義可得而推一陽陷於二陰之中其義為險陷其象為水故以人之涉險而言則坎即險也以水而言則水之流於坎中如車馬之行乎周道乃其常耳如以坎為險則必以出坎為出險夫水不由地中行而泛濫於兩涯所謂横流孟子以為險阻且其在坎中者終未出險也惟

其坎之中復有坎焉歴高下而不平遇坎窞而有險水行其中奔注激湧洄漩曲折而不能舒暢故曰習坎曰坎窞曰坎有險曰坎坎皆其義也水流而不盈習坎也習為重坎其象也其流於坎之中日日如是亦習坎也故五曰坎不盈而傳以為中未大大則盈盈則平平則出坎矣若謂止則盈流則不盈夫流水之常也安得為行險乎夫所謂盈者滿而非溢也水之入於坎窞也弱而不盈耳故水愈小則其流愈急

若大而盈則出乎坎窞之上而其流乃平紆餘容與

向之激湧洄漩之狀皆不可得而見是為出乎險也

非以水不在坎中為出險也易之取象如此明乎此

則彖文之義明矣文王彖詞只言人事葢示人以處

坎之道也習坎熟習於坎也有孚者中實之象人之

更歷險阻安於義命有孚誠而无妄念則泰然自得

身雖處險而其胷中无非天理之周流无有滯礙豈

不亨乎如舜說諸人歷試諸艱動心忍性增益其所

不能是也行有尚言以此中實之心矢之為行雖未能出險而忠信篤敬不改其度其行為可嘉尚也行險而不失其信水在坎中日日如是如人之處險身安於寓行安於節飲食起居不失其常惟其有剛中之德心存誠敬故險夷一致不為境累也往有功以此而濟險難雖蠻貊之邦行矣祗於既平終當出險

天地王公就險而推言其時用傳例也

初六習坎入於坎窞統全卦而言上一坎下又一坎

故曰習坎初六爻在坎之下故曰入於坎窞初才弱位卑陷之深宜其凶也傳曰失道凶也初六隂柔柔則易溺於物欲而所處又不中不正或乾沒於權勢或貪滛於貨色陷溺其心以危其身如人之行路迷於正道而墮乎陷穽也不亦悲乎夫失道而後凶然則世自有坦途而人之自入於險者多也九二彖以全卦而論為有孚心亨為剛中爻以其位言則一陽陷於二隂之中又處重坎是為坎之中又有險也他

爻以柔處險二以剛中處險雖不能大有所為而此
剛中之德為天理人情之所不能外隨身調度亦不
至困窮非必妄有所求也如日用飲食豈能无所營
為聊以自沾潤耳傳曰未出中也出乎險中則大得
矣三處重坎之間來則内有坎之則外有坎枕人之
所安也險且枕則逼近於坎寢處不寧矣兩坎炎之
不得動移動即入於坎窞處險陷之中日履危機故
戒之以勿用三與初同在下卦故皆曰坎窞三在下

卦之上有求出於坎之意然處重坎之間其時未可惟安於義命而不可妄動也傳故曰終无功也六四以柔處柔又得其正有斂抑安靜之象故於此爻備言處坎之道夫處險而驕侈妄自表暴禍之招也樽酒簋貳用缶將其朴誠也約亦信也險之時未可遻情直遂曉以正論納約自牖委曲以通其情愫也如是則情意可通而終无咎矣簋貳絶句文傳已明傳曰剛柔際也與解辭同卦互解剛柔之情相交際而

不睽隔處重坎之中亦將有可解之機也坎多言飲酒如需如困如未濟是也六十四卦惟坎離剛柔之爻最為停勻而坎互離中虛而明其立之有樽缶之象其横之有簋象其懸之有牖象離又為大腹缶象缶土器亦朴誠也不必錯綜而已具也九五雖有剛中之德而陷於二陰之中如水之流於坎中未能盈而出於坎也然在上卦祗於既平則出乎坎矣傳曰中未大也五在上雖異於二之小得而陷於二陰未

能大也大則盈而平矣然則何時而平乎文王卦位坎在北為冬水枯落之時盈虚消息天道之循環君子惟静以俟之而已觀聖賢所以處坎與困者惟盡其誠敬義命自安而已非有權謀術數為出坎濟困之妙用也是即處困與坎之道也然君子之於險與小人不同君子不幸而處險命也命則安之小人之行險失道也失道則非正命矣初上二陰是也上處險之終然於卦有未出坎之象於爻之陰柔亦未有

濟坎之才則終於險而已如物之糾纆膠葛而不可解蔽翳牽制而不得出為陷溺之深也非失道而何以如是係用徽纆寘于叢棘以全卦之象言二陽在四陰之中也傳曰凶三歲也至三歲之久能自反於道其能動而出於險乎爻之言三年者二既未濟也三歲者三豐也困也坎也皆坎離或互坎離日月成歲也離數三豐與既未濟皆主離言困坎皆以一陽爻之數而言此卦與困爻雖陰一則陽陷於陰一則

陰揜乎陽故皆主陽而言

水洊至習坎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

習重也水之流於坎窞之中也君子之自治教人不厭不倦如水之流而不息盈科而進則德无不熟教无不成矣

☲

離利貞 離麗也日月

亨畜牝 麗乎天百穀

初九履錯然 履錯之敬以

敬之无咎 辟咎也黄離

牛吉 草木麗乎土 六二黃離元 元吉得中道
重明以麗乎 吉 九三日 叶也日昃之
正乃化成天 昃之離不鼓 離何可久也
下叶柔麗乎 缶而歌則大 突如其來如
中正故亨是 耋之嗟凶 无所容也六
以畜牝牛吉 九四突如其 五之吉離王
也 來如焚如死 公也王用出
如棄如 六 征以正邦也

五出涕沱若

戚嗟若吉

上九王用出

征有嘉折首

獲匪其醜无

咎

離者麗也凡天下之物惟虛則明然虛必麗於實而

後其明有所附著離以一陰麗於二陽故為明為麗

日月得天而能久照氣之相麗也百穀草木之生於
土形之相麗也其枝莖花葉有自然之文采亦明也
離為夏夏為禮文明之象以人事而言恭敬和樂之
情尊卑上下之等麗之於人倫日用服物采章如離
之重明炳然蔚然其天經地義之大如日月之昭垂
於上儀文度數之詳如草木之森列於下无本不立
无文不行三千三百皆本乎天理人情之正自然而
不容已故小大由之彝倫攸叙風移而俗易矣所謂

化成天下也柔麗乎中正以二五而言釋彖之利貞亨也化成天下已釋畜牝牛之吉是以二字言所以化成之故夫以人情之嚚然而不相下也自先王制之為禮文生於情藹然以相接秩然而不可踰則雖強暴之人皆有以潛消其亢厲之氣使之恊於天則之安靜其嚚陵之俗共適於淳和之化周之尚文也以柔道馴服天下使之揖讓周旋拳跽登降而已時靡有爭矣如牝牛之馴服非畜牝牛吉乎自先王之

禮教廢而列國以力爭矣重明以麗乎正以聖人文明之治而言柔麗乎中正以天下服從其化而言離為陰卦故為牝牛或曰離言文明不同於賁耶曰賁有離象故亦曰化成天下然推廣言之耳賁火在山下其明之所及者僅矣若夫重明以麗乎正則文質兼備先王制作之盛禮之全體也

卦有數義彖文或各取其一離之德明也文象麗也卦象為日為王彖取明與麗文取日與王爻之初九

日之晨事之始也履所以行也事之雜然而相投者皆待吾而決其行止初九明體而才剛不患不明不患不斷恐其自恃而輕事則不能无失故戒之以敬專一敬慎則雖事物紛繁而處之各當其理而无失矣敬其明之本歟傳曰以辟咎也當繁劇之任不求其有功先求其无過无過則有功矣在下言履在上言首卦有履之象中虛也二離二履也爻互半離皆履也初統全卦而言也故曰履錯然上下內外往來

皆履也二得中得正所謂柔麗乎中正也以文而言為文質得中以明而言則精明藏於渾厚何吉如之傳故曰得中道也黄亦中色離以日言初為日初二為日中則三為日昃矣其曰日昃之離凡光之垂盡而明之昏者皆是也或鼓缶而歌或大耋之嗟蓋悲人生之幾何嘆去日之已多也夫人之血氣以時而衰神智則无時而衰一夕尚存此志不容少懈故武公耄而好學稱為睿聖如九三者其志衰矣明之將

息也不亦凶乎離中虛有缶之象中互兌口互巽亦
兌之反不仰而歌則俯而嗟矣九四以火而言上下
皆火互巽風在火下兩坎相繼則險愈深兩離相繼
則熾愈甚坎險猶可出也火之熒發不可遏也是以
有死棄之凶也觀五之象曰王公上言王用出征離
為君象此文亦以世變而言夫天無二日民無二王
陰疑於陽尚至相戰況兩離乎前明既息後明忽興
其更變交接之際必有驅除之人或大難驟臨或變

起倉卒焚如死棄之悲所不免也傳曰无所容也言其剛暴也不然何其凶之遂至於是也五之出涕戚嗟道之窮也而反為吉何也曰後明以繼前明也繼之不善四巳當之而五適承其後焚如死棄之悲觸目慘傷故國黍離銅駝荊棘小雅之怨悱有呼天而无可如何者矣夫人心偷肆則亡憂晉元之江左偏安宋高之湖山晏衎所以終不能再窺中原五以柔居尊承乘皆剛雖一時未得有為然柔而得中悲憂

如是則必能感奮激發側身修行殷憂啟聖夏后之光復故物宣王之中興周室繼離照於前不難矣豈不吉乎傳以五為君位離又君象故以王公言他人徒悲戚而已王公則有撥亂反正之權謂離照之當繼作也所以吉也上離為目互兌為澤詩曰憂心如惔又曰泣涕如雨所云三軍雨泣亦擬諸其形容耳下互巽為覆兌為戚嗟上六所謂王即六五之王公也日之升自下而上爻至上九而離體全有繼離出

照之象故曰王陽剛明體由其憂勤惕厲故能基命宥密克勝君師之任永清四海葢自虞夏而後繼離之世師旅征伐皆所不免出征以正邦也兼弱攻昧取亂侮亡致天之罰而非黷武故曰有嘉首即離也明夷之大首亦離也一離興於上則一離滅於下折首也上下皆離疑其為同類也而非也太陽出則爝火熄真人出則後夫凶湯武革命則獨夫受首匪其醜也詩言獲醜以彼之類而言此言匪醜以已之類

而言舊說以為脅從罔治文義牽強重複且辭由象
繫有是象乃有是辭非泛設也離為戈兵火烈有出
征之象卦之六爻義皆相承兩坎相繼為習坎為重
險兩離迭興兩火並熾亦變更之大者初日之出也
二日之中也三日昃也後明以繼前明而四之剛不
中不正兩離相際故有焚如之慘非即大耋之嗟者
漸滅之時耶五即承四而言所以有出涕之嗟上九
即承六五而言有出涕之悲戚故有出征之奮興以

卦體言文德也繼體守文之君制作之明備也其周之成康乎以上文言武功也撥亂反正之主武功之赫濯也其周之宣王乎上經首乾坤而終坎離以坎離為天地之用也即卦象而觀坎陰含陽離陽含陰互根之妙也離中互坎象坎中互離象互藏之義也離備乾爻坎備坤爻母孕男而父育女也坎中互艮震備三男之象離中互兌巽備三女之象則各從其類也即坎離二卦而八卦之象備矣

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

日為君象故以大人言之大抵開創之君多天亶之

聖繼之者為難覲光揚烈善繼善述則比德重華矣